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ENTRE
MYTHE
et
POLITIQUE

Jean-Pierre
Vernant

神话与
政治之间

让-皮埃尔·韦尔南 著

余中先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ENTRE MYTHE ET POLITIQUE

神话与政治之间

[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 著

余中先 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话与政治之间/(法)韦尔南著;余中先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
(学术前沿)

ISBN 7 - 108 - 01487 - 4

I . 神… II . ①韦…②余… III . ①宗教 - 关系 - 政治运动 - 文集②神话 - 关系 - 政治运动 - 文集 IV . D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740 号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625

字 数 440 千字 图字 01 - 1999 - 0275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序 言

献给丽达

当人们快跑到终点时，正是在那时，问题提了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常常是别人向你提出了问题：你到底沿了一条什么路。回答是困难的。人们在出发时就确定了方向。至于我，我在青年时代倒很乐意像人们在旗帜上贴上一条口号那样宣告：一份伟大的爱，一项伟大的使命，一个伟大的希望。漂亮的纲领！我在今天看到，除了我不愿意再说什么的爱之外，那里有的，决不是一段人们可以在事后重构其线路的惟一路程，那里有许多条路，我更多地是被推着走上它们，而不是选择了它们，那里有跋涉，有曲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前进，或者还不如说：人们被移了位，不是整个儿地，而是一小块一小块地，以至于到最后发现自己处在原以为不会去的地方，在他自己家之外，在他的保持原样的方式之外。

如果我常常握着笔，那它肯定不是一支自传之笔。若要想让它叙述我生命的进程，它恐怕会从我的手指头间掉下：如何理清其中的乱麻，而且又有何用？再者说，人走过生命的行程，是不是就如经过一个地区，从头到尾勘察一下它的地形，或者是不是就如翻阅一本书，一目十行，整页整页地跳过，以便匆匆有个初步印象，而不求甚解？

然而,当我和莫里斯·奥朗德尔(Maurice Olender)讨论这本书的题目时,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恰恰是“行程”这一词,我俩的友谊使我最终决定,要跟他讨论一下这部文集,并委托他,当然还有爱莱娜·蒙萨克雷(Hélène Monsacré),来处理它的结构。一部文集,多少有些像一种生命:部件与零碎的一种拼凑。然而,即便在一个流浪汉背负着的包袱中,人们也相信包着一切凭运气落到他手中的东西,而支配着这一大堆东西的秩序,既出于选择,同样出于偶遇,对善于观察的人来说,它还是一个人的特殊侧面和特殊旅程的见证。对构成这一册书的文字聚合体,似乎可以说,通过取名为《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人们恰恰为所保留的文本的整个空间设置了标志,尽管里面的文本是如此多样化。当我回头看时,我对自己说,确实,人们可以把我的生命进程和我的科学生涯表现为一条在两极之间拉紧的、有时断了的轨迹,两个敌对的极点,但却又彼此亲密无间,神话与政治既对立又结合的两极。我那一辈人中,有的认识我这个拉丁区中年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南地区的抵抗战士,战后反殖民主义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些人还曾与我同行,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勾画出一幅素描。《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他们看得出这从某种意义上可能说明什么。但对其他人,那些更年轻的人,我和我的伙伴们(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所经历的时代——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被占领、解放,在某种程度上恐怕显得跟圣女贞德的时代,或者查理大帝的时代同样奇特,同样难解。或许,正是寄于某种希望,希望他们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当时得以产生的环境氛围,了解这一气候是如何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有时甚至令它们变得盲目,另一方面又赋予它们各自以

意义和力量,正是因此,我选择了汇集这些多样化的文字,就像把一块块拼图聚拢到一起。

于是,就有了《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不过,仍然要避免过分简单的解释,尤其诱人的是,这一说法以其表面的明确,会很自然地导致种种假设。比如说,在神话的标题下,罗列出我做的有关希腊神话的所有研究,而在政治的标题下,罗列我在当代事件中的积极行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得到一种线路,它将依据情景和时刻,引导着我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地行进,从古代走向今日世界,从纯粹的无功利的研究走向积极的社会行动,从关在图书馆中的学者走向与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的公众之人。但是,在这样一种提纲模式中,作为希腊学工作者也好,作为社会活动家也好,谁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这幅双重形象的肖像中,他们彼此谁也认不出谁来。

首先是因为,对古代希腊的“科学”调查并不局限于宗教和神话。它在一开始就被引向政治的方向,它试图通过标定一系列的社会与思想的革新,把握住政治的显露条件,随着作为集体生活形式的城邦的诞生,政治的出现跟那些条件联系在一起。古代领域应该给历史学家以机会,使他更好地勾勒出神话—宗教的思想跟一种介入在政治中的希腊理性之间的界限。

在另一个极点,现代政治的一极,历史的行程并没有忘记打开活动家的眼界,让他看到幻象、乌托邦、神话,这一部分与理念动机以及客观分析相比,支配着他的世界观,决定着他的行为。在古代城邦如同在我们的现代国家,在学者的方法如同在活动家的选择中,神话与政治的两极多多少少维持着中间的平衡,不偏不倚,而没有让平衡完全地、彻底地破裂。

应该走得更远。历史学家刚刚描画出神话—宗教思想与政治理念之间的界限,他马上就会做出尝试,即便不是对它提出置疑,至少也会强调它那不确切、漂浮不定、空泛的特点,从而把它的领域看得相对化一些。假如神话本身不包含它特有的理性形式,人们便不明白,人们何以能从中摆脱出来,走出来。人们可以从一种智力范畴,过渡到另一种不同的范畴,但不能从混沌、从虚无过渡到某种东西。我在这一领域中的使命也一样,就像那些在我之前或曾跟我合作过的神话学家那样,我的使命将是,在希腊传说的传统中,梳理那些支配叙述秩序的结构,更深一步地说,梳理那个隐蔽在神话想像中的、在这一具有丰富创造力的作品中的智力构造(该构造按照着一种玩弄暧昧的定义和叙述的逻辑起着作用),而并不追求没有矛盾。

在链条的另一端,在古代问题的专家终于——很困难地——把握住的东西中,在他把握住的有关城邦的起源,有关那些被认为是城邦建立者的形象,有关他们公共行为的目的性和方法的东西中,宗教和传说不仅仅与政治同在(受神启的预言者埃庇米尼得斯[Epiménide]站在法典修订人改革家梭伦[Solon]的旁边),而且包括在政治之中。在希腊政治中,即便涉及到一个“非宗教化”的过程,也含有某种宗教因素。甚至当一种民主制度建立的时候,例如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制度,假如不考虑到尼古拉·洛罗(Nicole Loraux)所谓的一个“想像中的雅典”,人们还是不能理解社会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公民的日常社会实践究竟是什么,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想像中的雅典”,“真实的”政治生活决不会是它本来的样子。

对立物的这种错综混杂,它们因对立的张力而维持并维

持在这一张力中的这种团聚,不仅仅在提醒希腊文化学者记住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关于世界的说法,即世界如同敌对力量的和谐,张力按照琴弦与弯弓的方式一张一弛。它们有助于他更好地把握住他的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的现实意义,帮助他弄清楚古代世界中的两方面,一是神话的理性(在此不妨借用《神话与社会》中一章的标题),一是政治中的想像维度。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对古代所作的博学的调查与对今日斗争的积极参加之间,除了使它们对立的矛盾,还有相互干扰、相互渗透、相交的区域,这部集子要揭示的就是它们的回声。

本书的开篇“一段旅程的片断”收集了在我生命历程中有意义的日子里或仪式上宣读的文章,关于方法和基础问题的辩论,还有跟一些好友的会心的谈话。它们标志着一段科学进程的基本阶段和重大方向。在“历史心理学与历史人类学”中,我阐述了我的精神根源,阐述了我作为研究者的亲缘关系。我向培养了我的两位大师还债:伊尼亚斯·迈耶松(Ignace Meyerson)和路易·热尔奈(Louis Gernet)。在这些见证之上,我还要加上我最近提交的普通分析,作为对古代世界的历史人类学的个人贡献,在我的分析中,我试图绘制一幅希腊人的图表¹。关于我所做的这一方面,现在可以参照由里卡尔多·迪·多纳托(Riccardo Di Donato)出版的两卷书:《过去与现在》和《对一种历史心理学的贡献》²。使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R·迪·多纳托感兴趣的是,在我的文字中编排和摘录了所有跟历史心理学多多少少有关的资料,并通过它们来指明,这一新学科可以以什么样的方法用于对古代世界的研究,它能用来开辟出什么样的道路,它何以能改变古代学家的目光。

在这一番考察之后,人们便不会惊奇这部集子中最厚的两章分别用来探讨神话和希腊理性,这后两个词使用的都是复数,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拒绝提出一种惟一的和无时性的理性,来针对一种同样并非惟一和无时性的神话。政治理性和传说虚构的形式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两个入口之上,我必须再加上第三道窗口,即形象、想像、想像力的概念:希腊人是在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方式,在艺术和文学创造的什么方面,孕育了虚构,就如同构建出一个特殊经验范畴,既不同于简单的表象,又不同于盈满的现实:人类所特有的艺术或者诸种艺术的世界?

如果说作为补充的两组文章接下来也进入到了古代研究的领域,那是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以十分直接的方式——其延续意义:首先是悲剧和悲剧性,其次是时间,是人类相对于永恒、相对于神的不死性的终有一死。

收集在卷末的文字有着另外的性质,需要作一些解释。它们有两组,一组题为“政治:之内之外”,另一组题为“巴黎—莫斯科”。

在第一组中,有三篇文章写于我离开共产党之前,那时我还在之内;其他的更新一些,是在我离党之后。它们写下来并不是为了,我可以说,为了内心消耗,也不是特意写给共产党积极分子的。从此,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在表达自己;我说的是之外。但是,事情并不比它们显现得更简单。

三篇内部的政治分析文章,从它们构成的批评和提出的建议来看,立场是在共产党的路线之外的,与它的政治实践和它的领导截然对立。由维克托·勒杜克(Victor Leduc)和我共同起草的索尔邦文学支部的信,对党的整个战略提出了置疑,

自然受到了来自党内各级组织的批判和谴责。那篇对党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批评文章,以让·热罗姆(Jean Gerôme)的笔名,发表在我们出版的《新道路》上,刊物损害了军官们的形象,被认为是共产党反对派的论坛。

在1968年五月风暴那些日子里,我的介入算是抗议大合唱中的一种声音,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阶层的人来看,这些抗议是由共产党领导人针对学生争议的言行所激起的。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从50年代中期起,我就不配是党员了,我和我的许多亲密朋友,就已经在党之外了。在我眼中也同样,他们跟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很久后写的两篇短文章,涉及到1940年和哥白尼街的炸弹,则跟共产主义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它们包含着对我所偶然经历的事情的看法。就如在人们以为的铁板一块的整体中有裂隙那样,在分裂和改变之外也有持续。同时在之内和之外。

对最后那一章,人们将向自己也向我提出问题:为什么叫“巴黎—莫斯科”?在1932年——我那时刚刚加入共产党——我在圣约翰—德—吕兹(Saint-Jean-de-Luz)度暑假时,认识了一大帮俄罗斯青年,有小伙子,也有姑娘,尤其是姑娘,而无论男女,他们的名字都以a结尾,对此我一点儿都不惊讶³。作为移民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流亡法国的早先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社会革命党人,既不是白党,也不是赤党,而是玫瑰色分子。我加入了这个既统一又多样化的集团,与他们越来越亲近,并一直留在其中,一方面,是由于它跟我共享着的一切,另一方面,在它的存在方式中,在它的生活、思想、表达方式中,我又学到了有所区别、不同寻常的东西。在我就

学索尔邦时的年轻学生的生活中,在我拉丁区的同伴圈子中,它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为我打开了发现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在我的巴黎中有一点儿莫斯科。我可以这样说,就像阿拉贡(Aragon)所写的:“我已经爱上了外国女人。”丽达那时候 14 岁,我 18 岁。我们于 1939 年结了婚。而正是跟她,透过她,以她的眼睛和嗓音,我了解了俄罗斯文化:小说、诗歌、戏剧、绘画、舞蹈、音乐、歌曲,而这个俄罗斯成了我的一部分⁴。当我 1934 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我在那里遇到了那些姑娘中的一个,丽拉(Lila),她刚刚从我认识了她的法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很久以后,经过多年被迫的沉默,我妻子和我,我们于 1962 年又见到了她;那时候她姓了伦吉娜(Lounguina)。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她和她丈夫西玛(Sima),使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的、旧流亡者的俄罗斯⁵。在发表于 1982 年《新观察家》的“莫斯科之遇”,即以“释放费厄多洛夫和穆尔延科”为原题的回忆镇压与集中营的文章中,我写道:“假如你热爱俄罗斯人,热爱俄罗斯,你就有祸了。”丽达和我有过祸难。在狂怒、愤慨和我对在苏联所见所闻的拒绝中曾经有,而且今天依然有我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古老的爱的。在我心中,莫斯科和巴黎从来没有停止过连结在一起,就如同在我们每一人心中,它们作为对立的两极,兴许是另一个和同一个。

1 《希腊人》,让-皮埃尔·韦尔南主编,巴黎,1993, 370 页。

2 罗马,历史与文学出版社,研究与文本丛书,1995, 两卷,第 188 - 189, 798 页。

3 许多人已经过世了。我按想起来的顺序提一下他们的名字:Lida, Goula, Zi-

na, Lila, Ella, Lola, Nina, Nata, Tania, Maia, Fira, 还有小伙子们:Tola, Lala, Kira, Valodia 和 Chourik。这最后一位终于显示了一下男性名字。相反,为了和这一帮人同化,亨利·皮埃尔(Henri Pierre),《世界报》驻莫斯科的未来通讯员,被叫做 Pia。

4 丽达·韦尔南(Lida Vernant)曾在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俄罗斯语言与文学。

5 丽拉·伦吉娜,《莫斯科的四季》,1933—1990,与克洛德·吉日曼(Claude Kiejman)的谈话,巴黎,1990,220页。

目 录

序 言	1
一段旅程的片断	
编织友谊	3
抹却距离	10
爱的问题:摆脱自身	13
友谊的织体	14
一段路程的各阶段	17
研究希腊宗教的积极性	18
没有一把理解人类的“万能钥匙”	19
宗教的地位	21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形象的象征角色	24
希腊学研究的现状	25
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者	28
希腊,昨天与今天	35
从另一个到同一个	41
杀人的眼睛	44
自身的制造	46
眼中的死亡	58
希腊人的教训	58
神圣的幻觉,世俗的幻觉	61
戈耳工-包珀,或者戈耳工与性	65

头发的作用	67
令人担忧的奇特性	74
作为总结:死亡的女性化	77
宗教,科学的对象?	79
方法的问题	91

历史心理学与历史人类学

阅读迈耶松	123
为了一种历史心理学	123
《心理学功能与作品》	129
未完成与构建	135
伊尼亚斯·迈耶松的“目光”	141
历史心理学和社会经验	148
儒勒·勒纳尔作品中个人的面貌	167
关于《古代希腊的人类学》	172
路易·热尔奈的《没有奇迹的希腊人》	178
希腊人	185
在世俗与神圣之间	190
一种存在于世的特殊风格	197

理性,希腊理念

昨天和今天的理性	215
希腊的信仰与理念形式	222
信仰的方式	223
宗教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介入	228
理性思想的降临	238
理性与政治	249

神 话 学

神话学问题	261
--------------------	-----

希腊众神的长命·····	267
主要的大神·····	267
万神殿中的其他神明·····	270
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	272
宇宙起源论·····	274
神的谱系·····	296
普罗米修斯·····	307
俄狄浦斯·····	315
达那伊得斯的惩罚·····	321
弑母的传说·····	325
污浊的危险与美德·····	330
真理的大师·····	333
神话的反思·····	338

形象、想像、想像力

从看不见之物的现实化到表象的模仿·····	345
希腊范本·····	345
古代偶像：木刮偶像·····	348
形象与礼仪行为·····	351
形象与象征物·····	353
形象、神庙，公开性·····	356
躯体的形象·····	357
死亡的形象·····	360
形象化和形象·····	364
潘多拉的相像·····	383
正面而视·····	402
在他人的目光下·····	410

论 悲 剧

一种城邦的戏剧·····	415
--------------	-----

悲剧实验·····	417
狄俄尼索斯的微笑着的面具·····	418
面对面的神·····	420
虚构的意识·····	422
城市中的戏剧·····	424
悲剧与哲学·····	426
历史的主体·····	428
俄狄浦斯,我们的同时代人? ·····	430
赫克托耳的悲剧·····	462
《独眼巨人》:在《奥德赛》和《酒神女祭司》之间 ·····	473
悲剧的现实性? ·····	478
悲剧本体·····	484

必死性,不朽性

阿喀琉斯的“漂亮的死”·····	497
神圣之躯,不朽之躯 ·····	509
神圣的辉煌·····	516
灵魂:躯体的重影或是神明的反映? ·····	523
斯多噶派的时间,人的时间 ·····	534

政治:之内之外

法国共产党与阿尔及利亚革命·····	539
民族解放阵线的文件·····	542
叙利亚与黎巴嫩·····	546
索尔邦文学系支部的信·····	551
维克托·勒杜克:一个积极分子的肖像·····	564
六八年五月·····	570
共产主义的黑洞·····	575
多神论、一神论和民主 ·····	579
1940年:老恶魔 ·····	583